



手机打过去，电话通了，但没人接，再打第二遍，手机就关机了。直到老人去世，儿子都没来看望过。

周大双一直很遗憾，直到后来的回访才知道，儿子一直默默关注着老人，最后还参加了葬礼，送了老人最后一程，也算变相完成了遗愿。

梦里，开始畏惧死亡

来安宁疗护病房之前，李江燕从未近距离接触过死亡这件事，她以为走进病房的那一刻，恐惧和排斥会扑面而来，但当她真正走近这里，似乎与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

2018年，李江燕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毕业，第一份工作不是安宁疗护，而是“生前契约”，所谓生前契约，类似针对老人的生前协议，写明到了无法挽救的时刻，是否不进行插呼吸机、割开器官等操作。

2019年6月，李江燕正式成为

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的一名医务社工。病区坐落在有空中花园的三楼，10张病床，900多名病人，80%是癌症终末期患者。工作两年，她对死亡认识得更深刻了，心里也看开了一点。

但，当生命的终点临近，即便做了万全的心理建设，仍然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。

某年夏天，一位老太太入住李江燕的病区，她是一个虔诚的信徒，待人温和，心态也好。进来时，家属向老太太隐瞒了病情，但躯体症状十分明显，呕吐、疼痛、消瘦，一点点侵蚀着她的身体。住进来几天，老太太拉着李江燕说，自己做了一个梦，那是一个关于告别的梦。梦里，一生的回忆像幻灯片一样一帧帧地播放，温暖的、悲伤的、轻松的、沉重的……还伴随着隐隐的身体病痛，老太太说，她不糊涂，心里也清楚，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了。

李江燕以为一个70多岁高龄的老人足够年长，对于世界的认知比较成熟，对待死亡会很坦然。其实，

上图：徐汇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临终关怀室。摄影/吴雪

恰恰相反，梦醒了，老太太情绪有些崩溃，面对死亡，心态平和的她，似乎抓不到一根“救命稻草”，哪怕一个小小的点，都能瞬间将她摧毁。

而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，心理疏导的作用很有效，躺在安宁疗护病床上的他们，在身体疼痛减轻时还能露出些笑容，不是勇敢，而是“没有办法，只有接受”，他们每一个人，在进入病房之前，都经历了痛苦的自我调节过程。安宁疗护病房，设有临终关怀室，这个房间只接受生存期只有48小时的患者，他们，要么进入濒死期，基本没有意识，要么是意识模糊、处于昏迷状态的患者。

对于即将离世的患者，我们更多的是关怀家属。主要在患者有听力的条件下，利用好48小时，做最后的告别。通常李江燕会告诉家属，和你的老伴说一下：“你很像他，让他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，虽然很舍不得你，但有时候留不住。”这些话，常人说出来很容易，但在